



情迷浅冬

文/王忠美 片/李训刚

冷硬的秋风拍打着树干,树叶恋恋不舍地飘落下来,曾经丰腴的树冠瞬间消瘦了许多,那枝干刺向苍穹,彰显出生命的倔强和不屈。清秋的霜露,在屋檐上形成厚厚的痂,提醒着人们:冬天到了!

岁月,是开在眉眼间的花朵,即使是消瘦的冬,只要加一点深情,加一点温暖,心境就可以载着幸福飞翔,因为人生,本就是清简如素的时光,若心里有暖阳,所有的烟火清欢都可以附着风月寂寂生长。

晨起,有几缕阳光挤进卧室,走出门外,呼吸着清爽

的空气,踏着满地的风霜,空旷的原野上,落叶上,枯草上,麦苗上,都覆了一层薄薄的霜,晶莹一片,宛若镀上了亮晶晶的银粉,有一股冷艳的美,不由得想起了张继的“月落乌啼霜满天”。是呢,这满天满地的不都是霜的世界吗?我在霜染的天空下漫步,低嗅着随风飘来的烟火清香,哼唱着记忆中的儿歌,唯美了心境,也温暖了指间岁月的花朵。

太阳扯断了缠绕在周围的浮云,在漫天红云的烘托下,世界像是披上玫瑰色的婚纱,太阳笑了,是那种“倚门和羞笑”,似娇似嗔地打量着这个清凉的世界,世界便迷醉在暖阳里。于是这浅冬

的早晨一下子就亮丽起来。煦暖的冬阳笼罩着树林,田野,也包裹着绵延到远处的小路。漫步在村外的小道上,像是游弋在童话的王国里,心湖荡漾着醉韵。脚下,浅浅的霜终于禁不住太阳温情的注视,先是收敛了那冷艳的薄凉,继而温润起来,再慢慢地汗涔涔泪涟涟了,留下一层微微的湿气仓皇而逃。田野里的麦苗,脱了冷霜的覆盖,越发流淌出深沉的墨绿来,沉积的绿下是涌动的生命,张扬着浅冬里不屈的生机。太阳战胜了清寒,红着脸儿,灿烂地笑着,泼洒着万千缕阳光,为浅冬的大地上都蒙了一层浅浅的温暖。

留守的喜鹊,叽叽喳喳的麻雀,呼朋引伴地飞上枝头,不知在晨练还是随意吵闹,扰乱了这一方清宁。浅冬的早晨开始活络起来了,随着身后鸡鸣狗叫,炊烟袅袅,我的心也回到真实的烟火人间。

这人间的况味,就是坚守着自己的执念,心怀暖,脚步缓缓,闭目观心,有风袭来,落叶摇摆,而我,只做一枚安暖的种子,选一隅,于清爽通透的浅冬里,看一朵暖阳正好,不悲不怨,只让心与季节同欢。

烟雨人生,一路飘摇。轻拥岁月的沧海和桑田,习惯给素心一分安暖,给流年一分柔情。任这半盏清欢,情迷在浅冬!

姐弟小吃摊

□李国新

在小镇的街北,新开张了一家卖水饺、汤包、小笼包、牛肉包的小吃摊。大概开张个把月了,生意火爆,摊前常不断人来买。

摊主是一位中年妇女,脸儿有点黑,个头不高。她身边有一儿一女在帮忙,女儿脸相像母亲,不黑,生得漂亮,在一旁帮母亲包饺子,忙忙碌碌。儿子长得和姐姐的脸一样像,身体颇长,在一旁帮母亲揉面粉,打杂。

我每天早晨走路要经过他们摊前,瞟一眼他们的摊子,回来时,我一般要给母亲买小笼包,或买水饺带回去。

每晚我要去医院球场打球,也要经过他们的摊前,见他们摊前的蒸笼热气腾腾,还有他们忙碌的身影。他们是一早一晚经营摊子,早晨好像从5点到9点,晚上从6点出摊到10点左右。

我有时想,我怎么没有见到这位中年妇女的丈夫,是不是这一儿一女的父亲不在了呢?还有,我钦佩这一儿一女起早贪黑,和母亲在街上摆摊做生意。而我也有一儿一女,女儿出嫁后,我的儿子在市区一家文化单位上班,工资入不敷出,靠我的工资贴补都不说,每周回来了,食来张口,衣来伸手,从不做家务活。当然,这都是我和爱人惯纵了的。

想想人家的孩子,我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这么听话啊!

有天中午,我和妻子去她的一个表亲那吃喜酒,表亲得了孙子。酒席摆在外面,外面搭了棚子。我和妻子找了一张桌子坐下,人数没到齐,菜没有端上来。正在这时,门前来了一白色小车停下,开车的是那个摆摊的女孩,坐车的是她摆摊的弟弟。他们也是来吃酒的。巧的是,他们兄妹坐在我身边。也许是我在他们摊子买过东西,或是我早晚经过他们摊前的缘故,他们兄妹望着我笑。

我和他们在一起就问起来。我得到的答案是:他们是附近一个村的,他们的父亲在2007年因车祸身亡,母亲挑起了抚养子女的重担。在市区大赛巷开小摊卖小吃,女儿也在那里做生意,现在都回来了。女儿在街面租了门面卖厨具,但她天天帮母亲的忙。儿子只有20岁,父亲病故后就辍学了,帮母亲做生意。

听了他们的讲述,我心里有些酸,要是他们的父亲在,他的儿子会读大学去的,不会这么早就在谋生。

以后的日子,我每次经过他们摊子时,总是用默默关注,向他们的母亲致敬,为他们的儿女祝福!他们只要看见我,就望着我笑一笑。



爱从来不卑微

□彭湘

难得下午没课,留点空闲,我便步行去接儿子放学。一路上,远远地望见新建的校舍,这是由一位台胞返乡投资兴建的学校。红墙灰瓦,白色的栏杆,周围山林葱茏,学校似乎掩映在一片自然福地中,显得幽雅静谧。

到校门口,看到一个胖胖的身影,矮矮的女人,三十来岁吧,头发蓬松,脸庞浮着一层灰蒙色。她穿着一件已经褪色的红夹克,衣服宽大又不合时宜,显得有点笨拙。一个人立在校门旁的树底下,嘴里在嚼嚼着什么,不时朝校园里张望着。

我认识这个女人,她的儿子和我儿子都在幼儿中班。在儿子叽里呱啦的嘴里,不时说出她儿子的情况,班上同学都叫他“大胖子”,因

为他胖,还因为他有点不“灵泛”,长沙话来说,就是脑子不好使。

看到儿子那样眉飞色舞地说着,我只好告诫儿子,要对他好一点,上天给每个小朋友送礼物,但是少送他一样礼物。儿子眨巴着眼睛,似懂非懂,在孩子的视角里,什么是好玩的才是最关注的,而在成人世界,似乎也无法强求孩子完全明事理。

终于放学,打开校门,儿子背着书包一颠一颠跑出来。跟在后面,我看到了那个小孩,和他母亲一样的胖,他低着头,眼睛向上斜斜地四处望,两只手背在后面,提着书包,不太协调的动作有点吃力。这时,他抬头看到了母亲,立刻笑起来,走快了几步,直奔向母亲。

我转身准备走,一瞬间,看到他们母子间的笑,是那

么默契,母亲脸上绽开了笑靥,她还捋了捋散乱的头发,一下子,身子也站直了。小男孩显得有点腼腆,母亲也没多说话,矮胖的身子向下微倾,帮儿子提起书包,还拍了拍他裤子上的灰土。

突然,小孩的脸涨得通红,母亲看了,有点愣神,低头听儿子嘀咕一句,她明白了,儿子很难受,原来他竟是憋尿了。现在是放学高峰期,人来人往,很是不便,这时,只见她立马把儿子拉进野外路旁的小树林,母子间契合得很好。她站在树林外面张望着,在给儿子把风,神色有点慌张,直到看到儿子走出来,才放心地牵着儿子走。山路上,一母一子的背影贴得很近。眼前刚闪现的这一幕,这对母子,这小小的举动,倏忽如一阵清风拂过人心头。

为了给东部城区喜爱摄影和文学创作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今日高新》特开辟《舜华堂》专版,主要包括“我拍我秀”、“东城地理”和“名人轶事”等栏目。

其中,“我拍我秀”投稿图片可以是高新区的风景、人物,也可以是一些有趣或感人的场景;“东城地理”主要介绍高新区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古镇村落、山川河流以及和它有关的故事传说;“名人轶事”

主要介绍高新区名人一些不为人熟知的故事。另外,喜欢文学创作的读者也可以将自己创作的散文、诗歌等发给我们,我们将择优刊登。

投稿邮箱:qlwbjrgx@163.com。

征稿启事